

小品文寫作 學習資料

人民出版社

小品文寫作學習資料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新聞教研室編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十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內部發行組代售

*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7印張 141,000字 印數：1—22,000 定價：(C)0.62元

書號：1376

前 言

實踐証明，小品文是進行思想鬥爭最尖銳和最灵活的武器，是对一切落後思想特別是敌对階級思想進行思想鬥爭的最有效的文学形式之一。世界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以及中國人民革命領袖毛澤东，就曾經倡導了並且在他們許多論文、報告、演說中傑出地运用了这种戰鬥的政治文学藝術形式。在这种政治文学藝術形式中，他們对革命工作人員中落後思想的諷刺，特別是对敌对階級思想的尖銳諷刺，便是我們學習寫作諷刺小品的典範。另外，在这本集子中，还选輯了魯迅、瞿秋白和苏联小品文作家薩斯拉夫斯基等關於小品文的一些論著和作品。这些文章虽多數已散見於各書報，但为了大家學習研究方便起見，特选輯成册出版。因水平和参考材料的限制，这本集子难免有遺漏和不当之处，望大家多予指正。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新聞教研室

一九五五年七月於北京

目 錄

前言.....	1
---------	---

第一 部分

(一)

毛澤东同志論雜文.....	9
---------------	---

摘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二)

論諷刺.....	魯 迅	10
什麼是“諷刺”？.....	魯 迅	12
雜談小品文.....	魯 迅	14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摘錄）.....	瞿秋白	16

(三)

論小品文.....	薩斯拉夫斯基	22
報紙上的小品文.....	薩斯拉夫斯基	61
笑的意義和可笑的东西的意義.....	薩斯拉夫斯基	74

第二 部分

(一)

關於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諷刺的舉例.....	97
關於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運用諷刺的舉例.....	102
關於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等 著作中運用諷刺的舉例.....	104

關於斯大林在“列寧主義問題”中

- 運用諷刺的舉例…………… 109
關於毛澤東在著作中運用諷刺的舉例…………… 114

(二)

- 說“面子”…………… 魯迅 120
論俗人應避雅人…………… 魯迅 122
從幫忙到扯淡…………… 魯迅 124
六論“文人相輕”——二賣…………… 魯迅 126
七論“文人相輕”——兩傷…………… 魯迅 128

(三)

- 豬八戒…………… 瞿秋白 131
“矛盾”的繼續…………… 瞿秋白 133
王道詩話…………… 瞿秋白 143
出賣靈魂的秘訣…………… 瞿秋白 144
人才易得…………… 瞿秋白 146

(四)

- 部務會議…………… 韓川 148
銅臭染污了靈魂…………… 廖西來 153
苦悶的“旅行”…………… 黃鉄 158
得“病”紀要…………… 王桂珍 162

(五)

- 希特勒匪徒們嫌熱了…………… 薩斯拉夫斯基 167
販賣蠅骨的商人…………… 薩斯拉夫斯基 168
旁白…………… 薩斯拉夫斯基 171
產生勝利的勝利…………… 薩斯拉夫斯基 175
“方面”中的奶嘴…………… 薩斯拉夫斯基 180
蘆葦沙沙响了沒有?…………… “真理報”報刊述評 182

公文的崇拜者	尤·夏普富根	186
佔有兩处院落	沃洛霍夫	190
佈置办公室的能手	車尔尼欽科 奥 琴 聶 茨	194
“П”字部	納林雅尼	197
捧和被捧的人	阿·柯尔欽斯基	201
好好先生	納林雅尼	205
一朵空花	納林雅尼	210
“敬爱的”客人	易·沙东諾夫斯基	216

第 一 部 分

(一)

毛澤东同志論雜文

摘自“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中國的反動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陝甘寧邊區和敵後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對於人民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會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八七三——八七四頁）

(二)

論 諷 刺

魯 迅

我們常不免有一種先入之見，看見諷刺作品，就覺得這不是文學上的正路，因為我們先就以為諷刺並不是美德。但我們走到交際場中去，就往往可以看見這樣的事實，是兩位胖胖的先生，彼此彎腰拱手，滿面油晃晃的正在開始他們的扳談——

“貴姓？……”

“敝姓錢。”

“哦，久仰久仰！還沒有請教台甫……”

“草字闊亭。”

“高雅高雅。貴處是……？”

“就是上海……”

“哦哦，那好極了，這真是……”

誰覺得奇怪呢？但若寫在小說裏，人們可就會另眼相看了，恐怕大概要被算作諷刺。有好些直寫事實的作者，就這樣的被蒙上了“諷刺家”——很難說是好是壞——的头銜。例如在中國，則“金瓶梅”寫蔡御史的自謙和秦雄西門慶道，“懇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正右軍之高致矣！”還有

“儒林外史”寫范舉人因為守孝，連象牙筷也不肯用，但喫飯時，他卻“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在嘴裏”，和這相似的情形是現在還可以遇見的；在外國，則如近來已被中國讀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韋素園譯，在“未名叢刊”中）裏的大小官吏，“鼻子”（許遐譯，在“譯文”中）裏的紳士，醫生，閒人們之類的典型，是雖在中國的現在，也還可以遇見的。這分明是事實，而且是很廣泛的事實，但我們皆謂之諷刺。

人大抵願意有名，活的時候做自傳，死了想有人分訃文，做行實，甚而至于還“宣付國史館立傳”。人也並不全不自知其醜，然而他不願意改正，只希望隨時消掉，不留痕迹，剩下的單是美點，如曾經施粥賑飢之類，卻不是全般。“高雅高雅”，他其實何嘗不知道有些肉麻，不過他又知道說過就完，“本傳”裏決不會有，於是也就放心的“高雅”下去。如果有人記了下來，不給牠消滅，他可要不高興了。於是乎挖空心思的來一個反攻，說這些乃是“諷刺”，向作者抹一臉泥，來掩藏自己的真相。但我們也每不免來不及思索，跟着說，“這些乃是諷刺呀！”上當真可是不淺得很。

同一例子的還有所謂“罵人”。假如你到四馬路去，看見姪妓在拖住人，倘大聲說：“野雞在拉客”，那就會被她罵你是“罵人”。罵人是惡德。于是你先就被判定在壞的一方面了，你壞，對方可就好。但事實呢，却的確是“野雞在拉客”，不過只可心裏知道，說不得，在萬不得已時，也只能說“姑娘勸浪做生意”，恰如對於那些彎腰拱手之輩，做起文章來，是要改作“謙以待人，虛以接物”的。——這才不是罵人，這才不是諷刺。

其實，現在的所謂諷刺作品，大抵倒是寫實。非寫實決

不能成为所謂“諷刺”；非寫实的諷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謠和誣衊而已。

(三月十六日。)

(“且介亭雜文二集”，第六三——六五頁)

什麼 是 “諷 刺”？

——答文学社問——

魯 迅

我想：一个作者，用了精鍊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筆墨——但自然也必須是藝術的地——寫出或一羣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這被寫的一羣人，就稱這作品為“諷刺”。

“諷刺”的生命是真實；不必是會有的實事，但必須是會有的實情。所以牠不是“捏造”，也不是“誣衊”；既不是“揭發陰私”，又不是專記駭人聽聞的所謂“奇聞”或“怪現狀”。牠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這事情在那時卻已經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於可惡。但這麼行下來了，習慣了，雖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在給牠特別一提，就動人。譬如罷，洋服青年拜佛，現在是平常事，道學先生發怒，更是平常事，只消幾分鐘，這事迹就過去，消滅了。但“諷刺”卻是正在這時候照下來的一張相，一個撅着屁股，一個皺着眉心，不但自己和別人看起來有些不很雅觀，連自己看見也覺得不很雅觀；而且流傳開去，對於後日的大學科學和高談養性，也不免有些妨害。倘說，所照的

並非真實，是不行的，因為這時有目共睹，誰也會覺得確有這等事；但又不好意思承認這是真實，失了自己的尊嚴。於是挖空心思，給起了一個名目，叫作“諷刺”。其意若曰：牠偏要提出這等事，可見也不是好貨。

有意的偏要提出這等事，而且加以精煉，甚至於誇張，卻確是“諷刺”的本領。同一事件，在拉雜的非藝術的記錄中，是不成為諷刺，誰也不大會受感動的。例如新聞記事，就記憶所及，今年就見過兩件事。其一、是一個青年，冒充了軍官，向各處招搖撞騙，後來破獲了，他就寫懺悔書，說是不過藉此謀生，並無他意。其二、是一個竊賊招引學生，教授偷竊之法，家長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裏了，他还上門來逞兇。較可注意的事件，報上是往往有些特別的批評文字的，但對於這兩件，卻至今沒有說過什麼話，可見是看得很平常，以為不足介意的了。然而這材料，假如到了斯惠夫德（J. Swift）或果戈理（N. Gogol）的手裏，我看是準可以成為出色的諷刺作品的。在或一時代的社會裏，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於作諷刺。

諷刺作者雖然大抵為被諷刺者所憎恨，但他卻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諷刺，在希望他們改善，並非要捺這一羣到水底裏。然而待到同羣中有諷刺作者出現的時候，這一羣卻已是不可收拾，更非筆墨所能救了，所以這努力大抵是徒勞的，而且還適得其反，實際上不過表現了這一羣的缺點以至惡德，而對於敵對的別一羣，倒反成為有益。我想：從別一羣看來，感受是和被諷刺的那一羣不同的，他們會覺得“暴露”更多於“諷刺”。

如果貌似諷刺的作品，而毫無善意，也毫無熱情，只使讀者覺得一切世事，一無足取，也一無可為，那就並非諷刺

了，这便是所謂“冷嘲”。

(五月三日。)

(“且介亭雜文二集”，第一〇九——一一頁)

雜談小品文

魯迅

自从“小品文”这一个名目流行以來，看看書店廣告，連信札，論文，都排在小品文裏了，这自然只是生意經，不足为据。一般的意見，第一是在篇幅短。

但篇幅短並不是小品文的特徵。一条幾何定理不过數十字，一部“老子”只有五千言，都不能說是小品。这該像佛經的小乘似的，先看內容，然後講篇幅。講小道理，或沒道理，而又不是長篇的，才可謂之小品。至于有骨力的文章，恐不如謂之“短文”，短当然不及長，寥寥幾句，也說不尽森罗万象，然而牠並不“小”。

“史記”裏的“伯夷列傳”和“屈原賈誼列傳”除去了引用的騷賦，其实也不过是小品，只因为他是太史公之作，又常見，所以沒有人來选出，翻印。由晉至唐，也很有幾個作家；宋文我不知道，但“江湖派”詩，卻確是我所謂的小品。現在大家所提倡的，是明清，据說“抒寫性灵”是牠的特色。那時有一些人，確也只能夠抒寫性灵的，風气和環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也只能有这样的意思，寫这样的文章。虽說抒寫性灵，其实後來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賦得性灵”，照例寫出那麼一套來。当然也有人豫感到危難，後來是身歷了